

同乐坪,与民同乐

罗红英

如果我是一位食客,你便是舌尖上情不自禁的颤栗。

如果我是一位过客,你便是牵我衣袖不忍离开的依恋。

其实,表面上我只是一位游客,被安插在这方山水之间,出演间谍,窃取你作为一颗明珠为何如此璀璨的情报。

最好步行,与你平起平坐。可刚站在大坝上,便被施了定身法。站久了,脚会生根。任凭风儿伸长清凉的舌头,吻遍身体的每一寸肌肤。徜徉在你的身旁,用脚步丈量你的宁静,用目光测量你的涵养。可是仅凭一双眼睛、两条短腿,哪里够用哦!

最好带上无人机,360度航拍。等于给梦想插上一双翅膀,能在你的上空自由翱翔。翻书一样,一页一页阅尽这人间美色。然后,分享出去,没有一点私心地。让这颗藏在深闺的明珠,用自己璀璨的光芒,照亮你我的心灵。

最好春天来。阳光是糖衣炮弹,寒意被逼撤退。握一片暖风钥匙,轻轻一旋,便慢慢推开春天的大门。鱼儿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开始做游戏,吐出的泡泡像电影慢镜头,一个一个自水底袅娜而上,破开水面,争着要见世面。青涩沉睡的水儿,被闹醒。漫山的白色桔木

花,点缀着金黄的老虫花与新鲜的映山红。他们的影子掉下来,被饿了一冬的水和鱼塞进嘴里,顷刻消化。

最好夏天来。用金银花的芳香引路,两岸青翠的松树与杉树,比赛似的,将积攒一年的绿尽情释放出来,并毫无保留地滴下来,流进水库,水也便染成绿色。这绿里,不知蕴藏着多少成吨的清凉哟!惹得远近多少游泳高手也跟浪里白条张顺一样,英雄一回又一回。逗弄起多少孩子的欢笑,饿坏岸上多少美女的眼睛。

最好秋天来。有“长天共秋水一色”,等着你。白云像一朵朵棉花糖,每天舔着甜蜜成长的天空,心情是蓝色的。那是一种纯净的蓝,深邃的蓝,蓝得恬静,蓝得醉人。蓝得往外溢,连天空都装不下,瓢泼大雨似的,倒进空旷的水库里,让人分不清天上人间。吃棉花糖成长的草鱼、鳊鱼和鲢鱼,二三十斤的比比皆是。难怪鱼儿会长得这么快、这么甜呢!

最好冬天来。由山茶花开道,蜜蜂鸣锣。那么多细碎的白色小花,让人怀疑是天上所有的星星长时间休假,落在油茶树上品尝茶花糖,还一闪一闪亮晶晶呢。难怪挑着沉沉油茶果的老农从不觉得累,脸上挂着的笑容,是蜜糖做的。时间推移,会有银霜,

有雾凇,有用雪花裹头的各种树木,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银光。而此时的水库不张扬,甘愿做一个安静的见证者,保持一份温暖的喜悦。

最好早晨来。沿着飘带一样的马路,低头,看氤氲的水汽袅袅上升。在这纯粹的仙境里,将从外面带来的那颗总有设防的坚硬的心交出来,慢慢被软化。抬头,从飞鸟的翅膀上看过去,有雾白纱一样,盖在山坡的头顶,像新娘;绸缎一样,轻轻滑过天空,像亲吻;丝网一样,将游动的行人当成小鱼网住,包括正欣赏美景的你。就在这一俯一仰之间,心头会有水做的温柔微微荡漾。

最好黄昏来。看晚霞在夕阳里倾情表演,阳光碎金一样在水面跳跃,美得让画家停笔,让语言大师词穷。听晚风轻拂水面,一波一波的涟漪,似在倾诉界岭“九年十八冲”人民的美好生活,似在讲演放生的娃娃鱼被捕捞又被放生的动人故事。

这,就是同乐坪水库。与民同乐,或许就是这座中型水库的真正用心。这个“民”字,是指每一位愿意同时享受并分享快乐的朋友,包括你,也包括我。

(罗红英,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,邵阳市作协、诗词、楹联协会会员,散文散见《意林》《湖南日报》等报刊杂志。著有散文集《虹儿文集》《美丽心情》。)

黄光军

经常动笔的诸君,说话也如作文,喜欢装腔作势。有时简简单单一句话,非得戴帽子、穿衣服,打扮得花枝招展,才肯从嘴里说出来,一如现代社会容颜控的女孩,绝不素颜见人。

我干秘书十多年,自然免不了这种习气,满口都是字话,绝不说俚言土语,与人交谈亦字斟句酌,唯恐辞不达意,又恐不高不大不上。

有一年县里举办篮球赛,领导们开会讨论是否组队参赛,我在旁边也发表高见:“打球好,能调节气氛,增强职工凝聚力!”领导听完笑了,说了一句:“打球就打球,扯啥子凝聚力!”我的脸小小地红了一下。领导都没这么大的腔,我一个小小老百姓,倒颇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派头。

前不久陪领导下乡督查,行车途中闲聊,说到上半年欠产一个点。大概因为屁股在秘书位置上坐久了的原因,我总有些“先领导之忧而忧,后领导之乐而乐”的慨然正气,立马安慰领导说:“没问题的,欠产还在可控范围之内!”车内瞬间寂静,然后司机“噗嗤”一声笑了,“在可控范围之内,这也太那个点了,像大领导的发言!”大家都笑了,我的脸上有点烧。

浸淫文字越久,我越觉得自己不会说话。就像那个学步的邯郸人,别人家的步子没学好,自己家的步子也忘了,最后都不会走路了,只能爬着回家。如今我不说字话,几乎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。譬如眼前这事,质朴一点的可以说:“差一点点,不算个事!”粗鲁一点就说道:“卯大一点事,顺手就补上了”。可是这样的话我说不出,还是“在可控范围之内”的说法合我脾性。

文化是个好东西,它使人礼貌,说话斯文。但很多时候斯文是个表象,给外人看的。据说官场上人物,彼此越是客气,关系越是生疏。私底下拍桌子骂娘、吹胡子瞪眼的,才真正是自己人。因此斯文就像穿好衣服、戴漂亮帽子,只以为好形象示人。

人要出名,都得斯文。唯有万人之上的皇帝不用溜须拍马讨好他人,因此无所顾忌、用不着遮遮掩掩瞎扯蛋。某些皇帝的所言所行,颇能展现其真性情、见出其真面目。

鼎鼎有名的汉高祖刘邦,发迹之前非常厌恶文人,甚至在儒生讲话的时候,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。

民国时期山东土皇帝张宗昌,绰号“狗肉将军”“混世魔王”。他草莽出身,文化水平不高,偏偏爱充斯文,到处题诗。他的诗别具风采,他写大明湖:“大明湖,明湖大,大明湖里有荷花,荷花上面有蛤蟆,一戳一蹦达”;游蓬莱阁:“好个蓬莱阁,他妈真不错。神仙能到的,俺也坐一坐。靠窗摆下酒,对海唱高歌。来来猜几拳,舅子怕喝多”;他骂人:“你叫我去这样干,他叫我去那样干。真是一群大混蛋,全都混你妈的蛋”。

李白和杜甫九泉之下见了他的诗,保管棺材板都压不住了,恨不能从地底下爬出来骂人。

造反起家的大西国皇帝张献忠,以粗鲁野蛮闻名,连圣旨都是骂娘的话,世所罕见。

事实证明,斯文人说粗话,固然粗不起来;粗人说斯文话,也文不过来,即便他贵为皇帝。

这些皇帝、土皇帝的“光辉”事迹,让人可笑又可悲。秀才的笔杆子,强不过皇帝的拳头子。文秀才在武皇帝手下打工,一句话不对就会掉脑袋,文盲皇帝视之如虫豸,驱之如奴隶,呼来喝去,十分可怜。斯文扫地,于此为甚!

(黄光军,洞口县作家协会会员,作品散见于《人民邮电》、《湖南邮电报》等)

斯文扫地



拜谒魏源故居

林目清

在虎形山上穿梭了两天
下到山下时,睁眼一看
已到魏源故居

这是一个伟人出生
并最初在此生活学习过的地方
魏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

也是我这辈子
睁眼看到最近的伟人中的第一人
打开门,魏源穿长衫
手握《海国图志》向我迎來

他用另一只手紧握我的手说:
“老林啊,你终于来了
比我们的约定见面
已迟到了一个多世纪啦!”

我愣了一下,自忖
我们真有过这样的约定吗
他把我当林则徐了吧
他接着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
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理

没等魏源讲完,我打断了他
我把我国原子弹爆炸

人造卫星上天与航天技术
以及太空站建设的事
叽里呱啦迅速讲了一通

接下来我打开手机,让他看
今年70周年国庆大典的阅兵式
之后,他愕然一惊
突然爽朗大笑:
“哈哈,我可安心去矣”

声音响彻云霄
魏源,忽然不见
只见此时霞光满天
照耀着田垌上的魏源故居

(林目清,男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
著有诗集7部,散文集1部)